

东港夏夜海岸

□蒲斌军 文/摄



东港东面的海岸线，不好用“绵长”来形容。从原升洞油库向北延展至莲花岛，一路全是人工护堤，自然就少了几分天然的韵致。长长的岸线被朱家尖海峡大桥一分为二，依次辟作海滨公园、市民广场、莲花岛公园，区域虽各有名目，功用却大抵相近——供市民休闲、游人赏玩。

若把杭州西湖比作人间天堂，那么夏天的东港，便是天堂中的天堂。这话不算浮夸。三伏天里，大陆地区气温节节攀升，个别山区盆地甚至飙过40摄氏度。可你看东港，四面通透有风，加上莲花洋调节气温，一下子便凉下去几度。难怪东港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胜地。特别是清早和黄昏，漫步海边，一阵凉气袭来，竟会忍不住打个寒噤，让人恍惚怀疑——这哪里是酷暑呢。

市民广场上，穿着紧身裤的男女跑过，猛蹬踏板的骑手掠过……这是清晨东港海边的景象，安静得有些出奇。可到了黄昏，东港便换了另一副面孔。也不知这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密密麻麻散落在各处；声浪由近及远地荡漾开去，跳舞的、唱K的、大声说笑的，嘈嘈切切，像一团烟雾笼在东港上空。大桥底下，有人拉了席子，或蹲或躺，老人们带着小娃，文雅些的穿件背心，豪放些的光着膀子，并不在意旁人眼光。桥下当真是个福地。离席子不远处，立着一只铁架，架上搁着手机，屏幕一闪一闪——原是有人在直播。那个本土歌手，我见过几面，嗓音精细，擅长情歌。伴奏一起，歌声从喇叭里漾开，情感和声线拿捏得恰到好处。两个字，好听；三个字，超好听。我去了几晚，几乎他都在。我为他鼓掌，他礼貌地点点头。

到了农历七八月份十五、十六的夜晚，大桥便成了浪漫的地标。挽手搭背的情侣，靠在红色护栏边，倾倒着连篇的情话。我总是一个人挎着相机，装出很文艺的样子，想拍一张“海上生明月”的片子。放眼东海，海上有仙山普陀

山、洛迦山，朱家尖有洒苏山、白山，到了夜里，都只是一团团黑影。七点一刻光景，火红如烙铁般的月亮升起来了——不是从普陀山，而是从白山头那边升起来的。先是从山沿透出一圈光亮，接着便“腾腾腾”一路小跑，露出半张脸，再是一整张。有黑云恰好掠过，落在这张脸上，便成了眉目和嘴角，如同一张哭泣的面容。四周漆黑，月光竭力要冲破这层黑暗，用尽全力地喷薄清辉。我绕到大桥南侧，等着月亮爬上桥面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透过600毫米焦段的镜头，月亮像一个黄色的大皮球，正好嵌在桥面中央，一辆开往朱家尖的公交车缓缓靠近皮球。我随即按下快门，一张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便诞生了。

拍完月亮，收好相机，再往前走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护栏边上一字排开的钓竿，宣告着东港海滨公园已是“垂钓天下”。记得多年前还只是零星几个钓者，这几年却骤然多了起来、密了起来。比起驾船去岛礁，东港岸滩也能满足钓者的兴味，况且省时省钱又省力。运气好的话，还能钓到鲈鱼甚至黄鱼。钓者中有一位女性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一问才知是从海南岛来的。她说来普陀旅游，被朋友带到海边钓海货。说话间，她用手抛竿，不巧鱼钩勾住了底下的石块，友人赶忙过来一起解围。看她脸上的笑意，是全情的投入，天然的欢喜。若能真把这沿岸打造成“垂钓天堂”，倒也是人间一桩美事。

市民广场北边，前些年新建了一条青春文

艺小街。当青春遇上文艺，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？来此消费游玩的也多是年轻人，再有就是孩童了。在幼儿园里你才能见到成群的孩子，别处则难得一见。海边的小街上，沙地里全是孩童，看着他们的动作，听着他们的笑声，仿佛自己也年轻了几岁。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游戏，还有冷饮、烧烤、酒吧，足以消磨掉整整一个夏夜。

再往北，步行20多分钟，便到了莲花岛。徒步健身的人不少。今年，朱仁民艺术馆附近无端多出了一块大屏幕，路面摆着帆布椅子——又是露天KTV。比起沈家门滨港路上四处开花的露天KTV，这里安静许多，且离小区较远，对住户的影响想来不大。价格五元一首，大众歌单，还提供酒水。我曾与几个球友去过，每人一瓶啤酒，点了十来首歌，消费不到百元——倒是实惠。有了这露天KTV，原本清寂的莲花岛便添了几分生气。沿途还有几拨烧烤和闲聊的人，通常是四五个围坐一起，吹着海风，发发大兴。最北端是莲花岛罗汉雕塑群，长长的一列。幽暗的夜色下，大堤反倒成了情人约会、朋友私语的好去处。

夜深了，堤岸的最西边，灯火灵动，像极了印度恒河上的灯盏。这些所谓灯火，实则是手机闪光灯。自今年6月莲花湾沙滩开放以来，莲花岛再次出圈，东港居民迎来了幸福的高光时刻。家门口的沙滩，虽是人工建造，却也能满足人们亲近大海的欲望。沙质偏粗硬，设施尚不齐全，却挡不住人们赶海的热情。多少家长带着孩子，挽起裤脚，在沙地上挖渠筑堡垒，在沙滩上戏水玩闹，直到游得尽兴、一身疲累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夜深了。歌声从莲花岛飘来，晚归的人意犹未尽。举头望天，黄月亮已经变成了白月亮。白日的暑热、黄昏的喧嚣、夜晚的灯火，都被这莲花洋的海水一一收纳，沉入无边的暗蓝里。我回转身去，心底冒出一丝感叹：不如，趁这番盛世，这阵好风，这轮明月，暂且在莲花洋畔，偷得浮生几段清凉，又如何？

鼠郎湖的藤壶或“Che”

□水东流

藤壶或“Che”，实际上是一回事。藤壶是书面语，很雅致的，我们海边的人不会说，我们都说“Che”。小时候在象山老家，叫“Che”。到舟山工作和生活后，听到舟山人也叫“Che”。“Che”是一个音节，这个方言词我无法用具体的字词来表达。有些人写成“触”，也有人写成“簇”。有一天我偶然拿起一本《海岛药志》，看到里面有这样一条：“白脊藤壶，别名‘铿’。”原来还可以写成“铿”字的。但我知道，这“触”或“铿”，都是简单的借词表意。无论怎么写，它的味道是不变的。它有多种吃法，它还可以晒干，做成汤吃。家常菜，并无什么特别。但是那一年，我在北岛吃到了它，从此终生难忘。

对于舟山本岛而言，北岛是有点神秘的。这种神秘既来自于云雾缭绕的蓬莱神话、徐福传说，也来自于晃动在眼前的各种名产：晒生啊，豆腐干啊，硬糕啊。其实哪里没有花生、豆腐干和硬糕？但是只有北岛人，才有本事把它们搞出名堂来。

那年单位工会搞活动，地点就是北岛。我们是坐车去的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一路上我们没有下车过，就这样坐在车上直接到了北岛。可是本岛与北岛之间，隔着宽广的洋面呢，难道那个时候已经有轮渡了？怎么对于轮渡一点印象也没有了？

人的记忆总是有筛选的。忘记了轮渡的印象，可是车子到达北岛码头后的印象却是刀刻过一般深刻。当车子一昂头，轰隆隆开上码头，光线刺入了我的眼睛，所以这肯定是一个天气姣好的日子。

我没有去目的地沙滩玩。我半路下车了，我想去看望一个人。她的单位在城关镇的西边。从码头到那边有一段路。我一路打听过去，可是找到她单位后却被告知，她出差去了。我感到非常失落，因为我印象中，她是从来不出差的。一个单位里的会计，能出什么差呢？

我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转悠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时间。我走进了一家小饭店。那个时候街道旁边有很多家这种小饭店。我在靠墙的一个位置坐下。靠墙吃喝给我以一个静悄悄的感觉，我喜欢这种静悄悄。我点了一条带鱼，还有一盆炒小白菜。忽然看见还有半脸盆的“Che”觉得很亲切，勾起了我的乡情和岁月记忆，就立即要求服务员添了一盆。

我打开了一瓶啤酒，小白菜和带鱼的味道

都很美，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。然而当清炒Che端了上来，我吃了一只后，竟然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。这与我印象中的味道完全不同。它实在是太鲜美了。我喝一口啤酒，吃几只“Che”，一盆炒“Che”很快就见底了。我抬起头来，对服务员说“请再加一盆Che……”，却突然停住了。

我看见一个正在埋头吃面的女士闻声抬起头来。“你……呵……呵呵！”

她就是刚才我想去找的人。我们居然在这家小饭店里碰到了。

“我刚出差回来，吃碗面当中饭。那么巧啊……条件不错啊，一个人吃三盆菜。”她调侃说，瞟了一眼。“呵，还有Che啊。”

“我其实只享受这一盆Che。”我说。“它太鲜美了。比我们老家的鲜美多了。”“当然。”她说。“这是我们鼠郎湖的Che呢。”

她的名字叫雪。我和她初次认识那年，我刚刚大学毕业，在一所中专学校里担任语文老师。她算是我的第一批学生。由于我与学生们的年龄差不了几岁，所以他们都对我很随便。在我寝室兼办公室里，对于我浓浓的方言口腔和走路一跳一跳的弹簧腿，他们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嘲笑。

可是雪从来不取笑我。在别人大声说笑的时候，她总是一个人，站在角落，厚厚的眼镜片后面，小眼睛忧伤地看着我，似乎她的眼光能够为我抵挡一切。有几次她是一个人来的，进门后就站着，不说也不笑，就静静地看着我看书或改作文。这样可以默默无语几个小时，然后轻轻说一声“我回去了”，就走了。

有一天，暑假结束回校后，她又一个人来了，送给我几条麻花一般粗壮的龙头鲮，还有一小瓶蟹酱。她告诉我，她是鼠郎湖人。那个时候我对舟山本岛以外的地方所知甚少，对于鼠郎湖更是闻所未闻。但是我对这个地名无限好奇。我觉得“鼠”“郎”和“湖”的组合充满了玄意。明明是大海，怎么说是“湖”呢？岛上有老鼠，这是有可能，但老鼠怎么会变成“郎”呢？难道那个地方的小伙子都属鼠吗？我就向她发问。她不回答，只是呵呵地笑。

她毕业的时候，我不在学校。我去河南郑州开会去了。后来听说她特地来告别，但是没有找到我，就哭了起来。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她找我其实是另有事情。她想留在本岛工作，希望我去学校为她求个情。

这次再见，已经是十多年之后。看上去她没

有大的变化。长发变成了短发，这不算是变化吧？厚厚的眼镜片，飞快地扫人一眼，立即低下头，笑的时候习惯性发出呵呵声，这些都没有变。

我们一起吃完了第二盘藤壶。她坚持说这藤壶来自于她老家鼠郎湖岛。老板娘证实了这一点，她这小饭店的一切原材料都来自于鼠郎湖。她父亲每隔一天送一次货呢。

因此我对鼠郎湖充满了好奇，一定要去一趟鼠郎湖。雪说我陪你去，我们岛上贝类可多了，佛手啊，芝麻螺啊，藤壶啊特别多，特别鲜嫩。她忽然掩嘴而笑。我问她笑什么？她摇摇头，说“想起了一句话”，但坚持不肯说是什么话。几年后，我在北岛朋友的一个饭局上，听到了一句老话头：“没啥下饭，Che螺接待。”这话用方言说出来，是有点暧昧的。我估计她不肯说的，就是这句话了。

我们约定要一起去一趟鼠郎湖。我为这个约定激动了好久，但迟迟未成行。不过这天雪突然来了电话，说必须要抓紧去了，否则来不及了。我以为她的“来不及”，指的是鼠郎湖已经被列入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，要整岛搬迁了。我怎么会想到，她是另有所指呢。

上鼠郎湖的路很奇特，要穿过一个其实不深但感觉很长的山洞。后来我去洋山岛采风，在穿过一个战备隧道时，立即想到了这个山洞。出了山洞，阳光的明媚度陡然上升了几倍，异常灿烂的光线下，我们开始进入鼠郎湖的腹地。那是一条狭窄的波浪一般高低起伏的街弄小道。这种被两旁的民房紧紧包裹的小道，是许多海岛居民聚众区普遍的现象，但是鼠郎湖的街弄小道，似乎更曲折，更绵长，更热闹，也更湿漉漉。因为两旁屋檐下，放的全是水盆。水盆里的海螺，时不时的开启贝壳，对空喷水。水柱落下来，空气中和街弄的石板上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了。但我没有看到藤壶，雪说野生的藤壶比较抢手，估计一早就被饭店和外地客商收购完了。

当天下午，在雪的父亲陪同下，我们就来到了礁石边上。这里濒临岱衢湾，大黄鱼的咕咕声我们是听不到了，但是婀娜多姿的海湾，礁石上爬满了海螺、胭脂盏和Che。Che那犹如蜂巢一般硕大的形态，让我依稀觉得这是海洋世界里的碉堡。雪的父亲说还有更大的呢。这个浑身晒得乌黑、只有头发和胡须是白色的老渔民，驾船带我们去了附近的小鼠郎岛，果然，这里几乎见不到礁石的石面，全是藤壶的蜂巢，蜂巢上有无数的小口，在汨汨地射水，在自由

舒畅地呼吸。

我再次见到雪，是3个月后，在医院的病房里。我和夫人一起去看望她。她在电话里说你不要买什么东西，替我买一束花吧。我真的就捧着一束花去了。她的丈夫把我拉到门外，轻轻告诉我，“尽管已经晚期，但还是准备化疗。”原来上次去鼠郎湖之前，她就已经被体检出患恶病。难怪她要说“再不去就来不及了”。

我傻傻地站着，不知如何安慰她才好。雪和我夫人是好朋友。雪几次到定海，都住在我家。女人和女人总是有很多的话可以说。但是这次，说着说着，我看见她们都哭了。我不忍再听再看，就走了出去。

手术后不久，开始化疗。她在电话里告诉我，手术和化疗的效果不错。她在家休养。电话里声音很洪亮，很乐观，仍然是习惯性的呵呵。她说：“等我身体好一点，我一定要再陪你去铲一次鼠郎湖的Che，去三呈列岛、大青山、海横头，我们那边有20多个岛屿呢，上次去，仅仅到了一部分，没有去过的地方多着呢，那边到处都是藤壶，都是Che。”

第二次去鼠郎湖，最终没有成行，但是我们还真的又铲了一次Che。那个时候，舟山已经开始举办海洋文化节了。场面搞得很大，主要活动地点都放在北岛。我住在海边的宾馆里。宾馆对面是一个小岛，有一座大桥与本岛相连。我和雪来到了小岛，本来是准备散散步的，却意外发现岸边的礁石上，有一丛一丛的藤壶巢。我用石头敲下了几个，就这样生吃，突然感觉，很像当年第一次在岱山吃到的那个味道。

我恍然明白，要让藤壶味道鲜美，也许诀窍就在一个“生”字？快速翻炒几次就可以出锅，不能炒得太熟？

雪说：“也许吧，等我身体好了，我就试验试验，学做如何炒Che。”

她又呵呵笑了起来。这个被病魔折磨多年、天南海北访医求助、现在每天需要吃几十斤草药的鼠郎湖女儿，我发现她的意志如紧紧吸附在礁石上的藤壶一样坚强。

我说：“等你试验成功了，我一定来品尝。”雪说：“这算是约定吗？”

我说是的。她笑笑。“我记得你写过一篇小说，叫《雪的故乡在天上》，写的是我吗？”

我说是的。

（注：文中北岛与鼠郎湖为虚构。）